

理想者文丛

..... wanmei
de jiading



完美的假定

韩少功 著



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
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

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

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

智慧有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命运→

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恰恰是它

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wanmei de jiading

完美的假定

韩少功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的假定/韩少功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040-686-5

I. 完… II. 韩…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469 号

书 名:完美的假定

作 者:韩少功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符晓笛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23 千字

印 张:8.75

插 页:2

印 数:1—10100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86-5/1·495

定 价: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1968——1972年曾生活过的湖南省汨罗县天井茶场。



← 1981年与何志云、陈建功、朱伟（左起为序）合影。



← 1982年与湖南作家朋友（左起为序）莫应丰、谭谈、张新奇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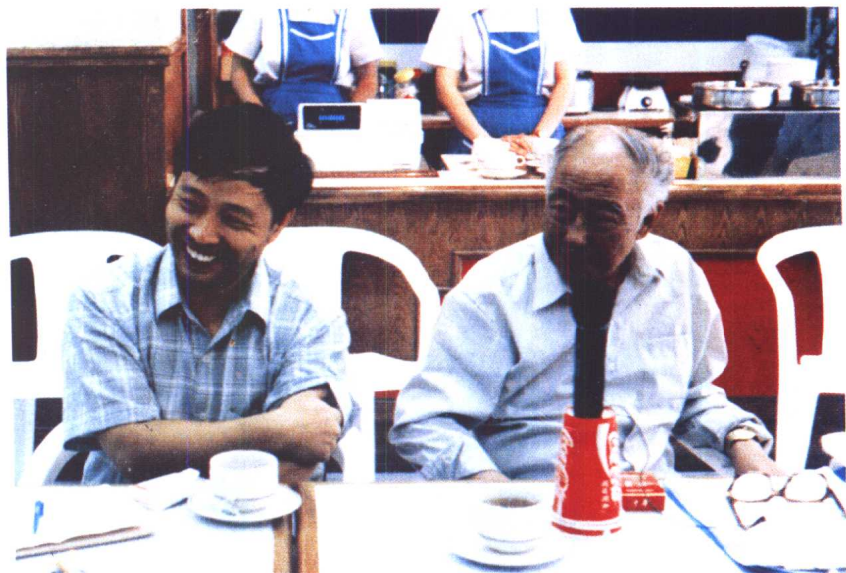


理想者文丛

—1988年初到海南。



↓1995年与汪曾祺在一起。



理想者文丛

完美假期



↑2001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2001年在乡下新居接待《马桥词典》荷语版译者林恪先生。



理想者文丛
WALDER
de
jiading



.....

contents

目录

1 →理想者的姿态与担承

十问

3 →夜行者梦语

12 →世界

29 →心想

44 →性而上的迷失

57 →佛魔一念间

68 →完美的假定

83 →熟悉的陌生人

100 →第二级历史

117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127 →人情超级大国

四方

145 →人在江湖

154 →岁末恒河

163 →你好,加藤

178 →草原长调

一事

189 →我与《天涯》

杂录

217 →进步的回退

223 →我读《病隙碎笔》

227 →知识危机的突围

contents

..... 目录

230→《惶然录》台湾版译序

234 →全球化与全球税

238→数据掩盖了什么

242→好“自我”而知其恶

246→山之想

252→白开水议

256→海南：重说南洋

260→万泉河雨季

理想者文丛
wǎnxiǎng zhě wén cǒng
de
jiāding



理想者的姿态与担承

——“理想者文丛”出版导言

“理想”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词，一个多么干净的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曾经让我们从内心感到神圣、感到纤尘不染的词，竟然被人们静静地晾在一边，并让它在静静的遗忘中蒙受着无数脚步所踏起的灰尘？从这，我们就不难体味那些理想者的境遇了：他们肩披风霜，远离闹市，但却独自担承着全社会和全民族本该担承的重负，在艰难而蹒跚地向前跋涉。虽然他们的身影有些孤单，虽然他们必须时刻隐忍心灵的呻吟和疼痛，但他们却从不会停下来茫然四顾，也从不会对社会的浮尘和内心的不洁作任何妥协。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作家队伍，我们曾经引为骄傲但却日渐变得平庸和无聊的文学领域需要这样的理想者，就如同大地需要山峰，江河需要急流，黑暗的天空需要闪电和雷霆。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理想者应该具有博大的胸怀、高远的志趣、睿智的目光与坚韧的意志；他们既超拔又入世：超拔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云端眺望现世，入世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现实的沃土上；同时，他们又是那种孜孜不倦于精神的追求并将这种精神投注于现实之中的人。因此，他们理应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敬重和推崇。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对她的这些理想者置若罔闻，那就不是这些理想者自己的悲哀了。

说到此，我们以“理想者文丛”命名，并将韩少功的《完美的假定》、张炜的《世界与你的角落》和南帆的《没有重量的生存》三部作品集束出版，其用心也

夜行者梦语

一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惟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有些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觉得悦耳和体面。

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

人类的某些弱点与生俱来,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肉体,包括个人的脸皮、肠胃、生殖器。即使作最乐观的估计,这种状况也不会因为有所谓后现代潮出现就会得到迅速改观。

二

有一个著名的寓言:两个人喝水,都喝了半杯水,一位说:“我已经喝了半杯。”另一位说:“我还有半杯水没有喝。”他们好像说的是一回事,然而聪明人都可以听出,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一个概念,常常含注和载负着各种不同的心绪、欲念、人生经

24



验,如果不细加体味,悲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和乐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就常常混为一谈。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页,神会心胸。即使有满房子辞书的佐助,他们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真正读懂。

说说虚无。虚无是某些现代人时髦的话题之一,宏论虚无的人常被划为一党,被世人攻讦或拥戴。其实,党内有党,至少可以两分。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和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忌,见女人就上。

尼采说:上帝死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周围拥挤着的这些无神论者,其实千差万别。

观念总是大大简化了的,表达时有大量信息渗漏,理解时有大量信息潜入,一出一入,观念在运用过程中总是悄悄质变。对于认识丰富复杂的现实来说,观念总是显得有点不堪重用。它无论何其堂皇,从来不可成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人性的质检证书。正因为如此,观念之争在很多时候除了作为某种智力保健运动,没有太多的意义。道理讲不通也罢,讲通道理不管用也罢,都很正常,我们不妨微笑以待。

三

虚无之外,还有迷惘,绝望,焦虑,没意思,荒诞性,反道德,无深度,熵增加,丧失自我,礼崩乐坏,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构,过把瘾

就死,现在世界上谁怕谁……人们用很多新创的话语来描述上帝死后的世界。上帝不是一个人,连梵蒂冈最近也不得不训示了这一点。上帝其实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代表摩西十诫及各种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是人类行为美学的一种民间通俗化版本。上帝的存在,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很脆弱,也很懒惰,不愿承担对自己的责任,只好把心灵一股脑儿交给上帝托管。这样,人在黑夜里的時候,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人就前行得较为安全。

上帝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时候,一个身陷战俘营的法国教书匠,像他的一些前辈一样,苦苦思索,想给人类再造出一个上帝,这个人就是法国思想家萨特。萨特想让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把价值立法权从上帝那里夺回来,交给每个人的心灵。指出他与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的差别是很容易的,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是容易的。他们大胆构筑的不管叫理性,叫物自体,还是叫存在,其实还是上帝的同位语和替代品,一种精神定向,一种绝对信仰。B.J. 蒂利希评价他的存在主义同党时说:“存在的勇气最终源于高于上帝的上帝”,“他是这样的上帝,一旦你在怀疑的焦虑中消失,他就显现。”

尼采也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他的名言之一是:“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这是第一阶段,待到终点,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问题在于,那时候为什么还要羞愧?根据什么羞愧?是什么在冥冥上天决定了这种羞而且愧?

人类似乎不能没有依恃,没有寄托。上帝之光熄灭了以后,萨特们这只口哨儿吹出来的小曲子,也能凑合着来给夜行者壮壮胆子。

四

一个古老的传说是,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灵,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上帝。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通向非人化的快车道。这是“人本论”严肃学者们大概始料未及的讽刺性结果。

20 世纪的科学，从生物学到宇宙论，进一步显示出人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一样，同样荒唐可笑。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时冲动的结果，没有至尊的特权。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是几个书生强加于人的世界模式，随便来几句刻薄或穷究，就可以将其拆解得一塌糊涂——逻辑对信仰无往不胜。到解构主义的时候，人本的概念干脆已换成了文本，人无处可寻，人之本质已成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满着伪装，是可以无限破译的代码和能指，破译到最后，洋葱皮一层层剥完了，也没有终极和底层的东西，万事皆空，不余欺也。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最终消灭了人的神圣感，一切都被允许，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怎样都行。”

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

惟一不行的，就是反对怎样都行之行。在这一方面，后现代逆子常常表现出一些怒气冲冲的争辩癖。

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阳光明媚，人潮拥挤，大街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的气味和电子音乐，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着，不再为国家而活着，不再为山川和邻居而活着，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镜，还能依稀将焦灼成像。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让人目不暇接，脑无遐思，什么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这当然也没什么，大脑既然是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干脆用“身体”一词来取代“自我”。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

是身体。“身体”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这一天，叫做“后现代”。

“后现代”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同步推进着。鱼与植物的基因混合，细菌吃起了石油，猪肾植入了人体，混有动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猪人或女象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胁着天主教义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到那时候，你还能把我当人？

五

欧洲是一片人文昌荣、物产丰饶的大陆。它的盛世不仅归因于科学与工业革命，还得助于民主传统，也离不开几个世纪之内广阔殖民地的输血——源源不断的黄金、钻石、石油、黑奴。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们少年成长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这些心性敏感的学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种种盛世危言。

他们的宣示在中国激起了回声，但是这宣示已经大多被人们用政治/农业文明的生存经验——而不是用金钱/工业文明的生存经验——来悄悄地给予译解。同样是批判，他们不言自明的对象是资本社会之伪善，而他们的中国同志们不言自明的对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们对金钱的失望，到了中国，通常用来表示对没有金钱的失望。一些中国学子夹着一两本哲学，积极争当“现代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个人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户的生意人、卡拉 OK 的常客以及豪华别墅的新住户。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急迫劲头,让他们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诧异。而个人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尔赞赏纳粹,萨特参加共产党,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道们觉得特傻帽儿。这样看来,西方人也可能把穷人的救命粮,当成富人的减肥药。

当然,穷人的批判并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档次,不一定要学会了发富人的脾气,才算正统,才可高价,才不叫伪什么派。在生存这个永恒的命题面前,穷人当然可以与富人谈心,可以与富人交上朋友,可以当上富人的老师。只是要注意,谈话的时候,首先要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也必须知道,自己是很难完全变成对方的。

六

请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设想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独处幽室,或独处荒原,或独处无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义和法则吗?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和下流都没有对象,连语言也是多余,思索历史更是荒唐。他随心所欲无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许,怎样做——包括自杀——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这种绝对个人的状态,无疑是反语言反历史反文化反知识反权威反严肃反道德反理性的状态,一句话,不累人的状态。描述这种状态的成套词语,我们在后现代哲学那里似曾相识耳熟能详。

但只要有第二个人出现,比如鲁宾孙身边出现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样了。累人的文明几乎就随着第二个人的出现而产生。鲁宾孙必须与星期五说话,这就需要约定词义和逻辑。鲁宾孙不能随便给星期五一耳光,这就需要约定道德和法律。鲁宾孙如若要让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导(比如分工和讲点卫生),这就需要建立

权威的组织……于是,即便在这个最小最小的社会里,只要他们还想现实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样都行”了。

暂时设定这种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肉体。在一切上帝都消灭之后,肉体最终呈现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没收了自己的狂欢,成了自己的敌人。当罗兰·巴特用“身体”取代“自我”时,其批评者卡勒尔先生已敏感到这一先兆,他认为这永远产生着一种神话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话行将复辟。

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哲学。

物化的消费社会使我们越来越容易成为独处的幻想者,人际关系冷淡而脆弱,即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记周围的星期五。电视机,防盗门,离婚率,信息过量,移民社会,认钱不认人……对于我们来说,个人越来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个个商业广告暗示我们不要亏待自己,一个个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他优先考虑。正如我们曾经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过个人分文不值的信条,现在,我们也及时接受着个人至高无上的时代风尚,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爱得不够。

七

时旷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恶质化,产生了这样一代人:没读多少书,最能记起来的是政治游行以及语录歌,多少有点不良记录,当然也没有吃过太多苦头,比如当“右派”或参加战争。他们被神圣的口号戏弄以后谁也不来负责,身后一无所有。权力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们远离权力,苦难可赚荣耀的时候他们掏不出苦难,知识受到尊重的时候他们只能快快沉默。他们没有任何教条,生存经验自产自销,看人看事决不迂阔一眼就见血。他们是文化的弃儿,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逆子。

这一些人是后现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们几乎不需要西方学